

奇人奇事錄

第四集

吳綺緣著

中國新書館

出版

馬惠題



吳綺緣著

奇人奇事錄 四集

中國新光印書館出版

目次

修家莊	一
陳孝廉	一五
當鑪女	二二
周癡子	三七
石屋老人	四五
青鸞丹鳳	五七
太平飛將	八〇
鐵鉢僧	八三
邯鄲客	八七

版 權 所 有

不 准 翻 印

奇人奇事錄 四集

著 作 者 吳 綺 緣

出 版 者 中國新光印書館

上海武定路190弄57號

印 刷 者 中國新光印書館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

修家莊

關外長春之北，有地名修家莊者，瀕於孔道，相去約三四十里許，聚族而居者，率爲修姓，以躬耕爲業，足資自給，有修元貴者，擁腴田百頃，頗稱小康，其人謹愿樸實，罕與人爭，爲一鄉所推重，每有爭衡，得其一言立解，有魯仲連之遺風，惟有伯道憾，年將周甲，裔嗣猶虛，每引以爲憂。一日，偶往周巡鰥鬸，察視佃傭勤惰，忽聞小兒啼聲不絕，躬往尋跡，則有一嬰兒，方仰臥田塍，裹以敗褐，似爲人所遺，抱之入懷，則固男也，且狀貌雄偉有異常兒，而四野無人，莫可探詢，則挈之以歸，爲更易襁褓，視如己出，里鄰戚族咸具羊酒爲賀，修以石麟天降，老懷彌慰，則名以天錫，盛開湯餅之筵，以酬親友，且爲僱一乳傭，專司保抱之責，後有知其隱事者潛以告人，謂天錫實剽盜之後，其父恃剽掠爲生，恆隻身行劫，不需侶伴，嘗涎鄉女之色，瞰其歸甯，要之於途，迫與偕返，特強淫污，竟種孽根，女家稟諸於官，徧出偵索，女居於盜處已久，事漸洩之於外，盜慄慄自危，乘女既產，卽棄嬰曠野，挈女遠去，鄉人頗有知其事者，特恐被牽累，故緘默勿言耳。修聞之，亦未以爲意，善視天錫，一仍如故，天錫當抓梨索聚之年已有殊力，殆由天賦，軀體壯健，每飯輒具兼人之量，稟質頗不魯鈍，但視詩書如仇讎，其翁使入村塾，往往席未暇暖，卽已遁去，苟往尋跡，則無時不在與牧豎村童角力爲戲，天錫力大無朋，餘子胥非其敵，卽集數人環而攻之，亦十九敗北，膚破血流衣履毀裂，則往懇之其翁，修憐愛天錫，不常譴責，但出資分贈羣兒，令市果餌壓驚而已。天錫胆益張，視鄰里佃農，悉如草芥，偶不逞意，輒加毆辱，人皆怒其橫暴，惟以修故，勿願與之爭衡，但遇事遜讓而已。天錫忿其師之時加督責，意欲痛扶之以爲快，一日，

師令作書，天錫伏案良久，信筆塗抹，春蚓秋蛇，屈曲不成字體，師戒之勿聽，施以夏楚，天錫大怒，突推之仆地，握拳相擊，肩背俱傷，伏地呻吟，不復能起，修翁聞耗馳至，天錫已縶戶出走，亟扶其師使起，爲延醫市藥，療治既久，始獲告痊，鑒於頑徒之不堪教誨，竟解館以去，而天錫橫暴之名，亦因而大著，無敢爲之師者，修亦稍稍加以斥責，顧曾未旋踵，故態已萌，每與鄰兒交關，輒恃勇傷人，踵門告其無狀者，紛至沓來，屢戒不悛，天錫忽請於其翁曰：『讀書殊非所樂，相強無益，苟能延聘名師，授之武技，則性習相近，可望有成，且得專心致力於是，日無暇晷，自不至與人相爭矣。』修以爲然，果往物色名武師，館之於家，教以技擊，天錫果有專攻，聰穎有異常兒，舉一反三，盡窺竅要，孜孜兀兀，藝益孟晉，以爲青出於藍，不必更求深造，故邀武師相角爲戲，武師自負健者，未嘗讓，但虛與周旋，而天錫則奮力攻襲，拳足所指，悉爲要害，武師始不敢輕視，竭力以赴，已嫌不及，天錫稍後退，乘其師猛進之際，突飛一足，竟中其肩，武師受創殊重，倒退十數武，偃然踣地，見者大驚，亟扶之以起，師大慚沮，顧天錫曰：『子已盡我所能，恕勿能再濫竽獵食，爲衆所匿笑矣。』強自支持，往挈行囊，出門遽去，修力挽之，武師終不顧而去，天錫面有得色，夷然曰：『世豈有視顏爲師而受挫於弟子者，不即曳尾以去，又將奚爲？』修慮其一旦失學，又將爲禍，則不惜重金爲贄，求武技精遠之士，雖頗有所得，而天錫狡獪性成，罔顧恩義，既得薪傳，卽師烏盡弓藏之故智，驅遣未恐不及，年逾弱冠，技固頗有足觀，但己身爲怨府，有志之士，無復敢與之相往還矣。後修以衰病不起，瀕危，詔天錫曰：『吾無所出，故以子爲嗣，教養愛護，有逾親生，所遺田宅，足供溫飽，惟有一事引以爲憂者，則子好勇鬥狠，一似由心之所賦，復嫻習武，足已濟惡，吾身猶在，子已日夕啓衅，好與人爭，吾既就木，則子如脫羈之馬，益可恣意妄爲，無

所畏憚，甯不因是而覆吾宗，平時子雖賦性頑劣，罔遵嚴命，然當茲永別，亦當有動於中，今後宜杜門思過，莫問外事，家有薄產，不患飲噉無資，固勿需他求也。『天錫忿然曰：『男兒志在四方，甯能困居闕下，效巾幗之所爲，父已病篤，猶曉曉勿止，徒足取厭，究奚益耶？』』俟知其性難馴，產業不復可保，趨床太息，狂呼負負而絕。天錫如釋重負，殊不哀戚，艸艸爲營葬事，戚族見而不平，然畏其橫暴，罔敢過問，惟相戒勿與往還而已。天錫父事猶未終七，即宰牛刲豕，盛治酒筵，邀夙所契合之朋儔，作長夜之飲，拇戰猜枚，喧呶之聲，達於戶外，族人之剛直者，趨往譴責，天錫不服，譏以好事，遂至交鬭，族人力不敵，天錫提而擲諸戶外，幸未成創，自茲無敢進以諍言者。天錫持有恆產，益恣意揮霍，讎集幾無虛夕，凡會習武技，而具有片長者，咸得爲座上客，四方桀傲懷悍之士，無不聞風來歸，天錫闢房舍以居之，供張甚厚。江湖豪傑之士，聞風來歸者日多，偶有緩急，天錫輒盡方資助，視金帛如泥沙，隨手揮散，略無吝色，曾未數年，倉廩已感匱乏，則鬻田以繼之，猶患不足，欲圖遣散賓客，則勢有所不能，且恐爲鄉里所笑，族人有以善於居積，富甲一鄉者，天錫向之告貸，族人哂曰：『吾不能爲浪子填無底壑也。』拒之門外，天錫大恚，痛罵而去，未踰數日，族人之居，忽爲劇盜毀垣而入，盡取藏金以去，盜來者僅三五人，皆以彩色塗飾面目，不易親得真相，奔躍便捷，且各攜有利器，似均嫺習武技，而爲首一人，尤屬矯健，聆其音聲，似爲天錫，然以事無佐，且慮其兇暴，恐有他變，殊未敢揚諸於外也。實則天錫不能安貧，仰屋興嗟，無所爲計，而其朋侶，夙多亡命之徒，每誘以作賊，天錫度是而外，無以爲生，則怦然心動，偕往小試身手，一擊而中，所願得償，立歡宴賓客，轟飲數日，興猶未闌，自茲數數外出爲盜，以技力精湛，無可當者，每往輒滿載而歸，胆日以張，但懼事洩，行劫輒在百里以外，既有所獲，悄然易裝而返。

，無有覺者，顧終私心惴惴，慮爲人所窺伺，防範森嚴，於所居之四周，掘有壕塹，蓄水約可滅頂，廣亦丈許，垣墉高厚，且其下徧佈陷阱，苟非箇中人而備其標識者，常有顛躓之虞，門扉裹以鐵葉，堅厚無比，入夜且有人往返巡邏，擊柝鳴鉦，達旦方絕。嘗有宵人夜探其間，未及升堂入室，而已身墮阱中，爲邏者所獲，天錫不暇研詢，即以巨索繫其頸，斯須已僵，懸於門外高樹上，用以示儆，果無敢再犯者，卽鄉人亦目之爲虎狼窟宅，相率避道而行，每言及修家莊，固無勿爲之心悸胆裂也。天錫爲盜日久，聚斂頗豐，凡所獲黃白物，隨意揮灑，其徒衆皆得分潤，無足爲惜，獨於珍玩，則嗜之如命，特闢密室貯之，在所居之中央，有高閣三層，兀然特立，四周環以房舍，日夕使健者數人，更番邏守，且以重金覓巧匠，使安置防禦之具，埋伏暗陬窮極工巧，不需人力爲助，或觸其機捩，則房舍能自動旋轉，刀矢突如其來，令人無可爲備，且遍地皆屬網羅，苟非此中人，雖略一舉足，必被繫縛，卽飛鳥亦無由潛入也。天錫每得珍物，輒度置其間，以防外人之覬覦撝奪，苟有餘晷，必獨登危樓，扃戶小坐，盡出珍玩，摩挲鑑賞，引爲至樂，其人質雖粗獷，乃所嗜若此，亦爲異數。十載以來，收藏殊夥，蓋數百里內，富家所藏珍異之品，大都不覓而飛，入其掌握，特行蹤詭祕，且修家莊儼成化外，無敢往探視者，宜外人無由知之耳。邑中有巨家衛姓，累世作宰，因用人不慎，罽誤去職，且囚之於獄，必欲償付所耗公帑，始得脫罪，其子計無所出，以家藏玉蟾蜍一雙，價值沌城，擬以獻諸上憲，冀得贖罪，事或未諧，亦可繫諸於事，所獲足敷歸償公帑之數，值上憲狷介，素負清譽，拒而勿納，衛子遂陳之於市，冀得善價，蟾蜍雖爲玉製，產自于閩，而形體色澤，悉與眞者無殊，綠背硃目，均由天賦，不類出諸人工，確爲世所罕見，因之觀者如堵，傾動城邑，特無此大力，購置以歸，但交口稱羨而已。天錫聞人語及，適投所好，亦雜人叢中，一往擬視，果異於

凡品，以爲得此一物，所蓄珍玩，盡可以糞土視之，叩其索價千緡，固天錫力所可及，但微笑却之，掉首以去，蓋已潛伏異志，將實施肱篋，據爲己有。會衛子以急切不易出售，心至懊喪，欲攜往省垣市之，或可獲取善價，天錫伺之已久，初欲要之於途，但玉蟾蜍已名噪一時，公然攫取，未必便無知者，故乘其投宿逆旅，隻身逾垣以入，衛子所攜行篋無多，玉蟾蜍即藏諸身畔，俯拾即得，及午夜夢回，則奇珍業已羽化，蓋天錫攀帷探取，且已遠出十里外矣。衛子撫膺大慟，念盜既具好身手，即揚諸於外，亦無珠還之望，方檢點羅帶，欲懸標自裁，忽窗櫺自啓，有黑衣男子超躍而入，墮地悄然無聲，手握利刃，白如霜雪，衛子以爲盜黨，瞋目待死，不復與語，黑衣人以刃挑割，帶立中斷，衛子傾仆於地，忿然曰：「吾物既失，命亦隨之，子已如願以償，宜可遠引，胡爲去而復返，不憚跋涉至此？」黑衣人笑曰：「以身殉物，亦殊不值，吾非暴客，特好預人間不平事，偶道經於此，瞥見有黑影自側掠過，輕如飛燕，知非善類，顧遽加攔阻，終嫌孟浪，惟有任之以去，姑就近偵索，冀有所遇，聞子愁歎之聲，始知遇盜，故不辭入室拯援，度盜行猶未遠，子姑稍待，毋再效婦人女子之行徑，吾將往躡其後，惟力是視，成敗繫諸天命，苟有所獲，終必返報，毋勞企盼也。」衛子感極涕零，詳述蟾蜍形態，黑衣人爲之領首，仍躍出窗外，瞬息已失跡，衛子驚喜交集，不復成寐，但擁衾以待，顧遲至天曙，猶未見黑衣人踪跡，以爲果屬盜黨，特故佈疑陣，藉以相給，而作緩兵之計者。然以旅客畢起，無可覓死，惘惘前行，忽值天雨，未及三四十里，卽已投宿，艸艸就食，閉戶高臥，咨嗟歎息之聲，達於戶外，忽有人推扉以入，視之，則固昨所見黑衣少年也。入室以後，卽索茗飲之，倚壁而坐，似又不勝倦乏者，眉宇間亦重有憂色，且佩刀而還，殊無他物，知必徒勞往返，遲遲未敢爲詢，黑衣少年忽歎息曰：「吾技未純，乃遇大敵，雖幸獲生還，而牽手以歸，徒

足債事，殊無以見子也。」衛子詢其故，始知少年固游俠之儔，秦姓，籍隸關西，曾從名師游，精於武技，好爲人排難解紛，以朱郭自許，是夜，激於義憤，往追逸盜，秦生有異稟，雙腿各有白毫十數莖，長可三寸許，故健步如飛，可及奔馬，一日夜行八九百里，未以爲異，既默察肆之南北皆爲曠野，百餘里內，罕有居戶，宵小無可匿跡，而東向不遠，又爲繁盛市廛，度亦無由潛入，計惟西行，當可探索盜之踪跡，亟疾趨以往，行猶未遠，瞥見前有黑影，方在俛首奔馳，蓋天錫所願已償，因急欲歸以誇示於其徒黨也，趾高氣揚，後有追者，亦未嘗顧及，時相距約數百步，秦自星光下辨之，知其爲盜無疑，但窺其步武凝重，稔必具有功力，非可輕敵，且頗欲一窺其巢穴所在，將俟其歸而圖之，不欲中道相襲，或致債事，及漏將三下，見前有莊院，屋宇高峻，似是巨室，黑影行近溪畔，若不經意，舉足作勢，已躍登彼岸，且行不經戶，逕登簷瓦以入，秦亟躡於其後，亦步亦趨，既抵垣下，翹首四顧，人影已杳，則超躍而上，不知天錫已洞窺其隱，將誘之入室，俾易成擒，故佯若無睹，預伏牆下以待之，秦足甫履地，已覺肩後聲颯然，知已遇警，亟低首避之，返而拔刃相敵，院中固宏敞平坦，兩人即據以作殊死鬥，不復交語，酣戰未久，勝負已決，蓋天錫勇悍無儔，秦迺非其敵，且以主客異勢，懼其黨聞風來援，不復得脫，則乘隙踰垣而走。天錫亦覺倦怠，勿顧窮追，任之脫走，秦越過溝澮，喘息稍定，以自茲引退，心有未甘，則攀登於高樹之上，翹首遐矚，冀有所見，但已入深夜，人跡杳然，久之始有人徐徐擊柝，自垣外而過，知爲莊中傭役，則緣樹而下，復越小澮，匍匐叢草中，俟更役行近，突執其足，應手而仆，更役見利刃已灑巔畔，噤不敢聲，膜拜乞恕，秦哂曰：「吾非暴客，不至相殘，惟有事須略加研詢耳。」更役俛首唯命，秦叩之曰：「若主人夙操何業，亦嘗子身夜出否耶？」更役告以天錫姓氏，且曰：「主人夙無恆業，祖遺田產，並已

易主，而食用豪侈，不亞王侯，亦不知其何自而來，家蓄賓客甚夥，而此去彼來，行踪無定，主人每亦相偕外出，留連匝月，無足爲異，有時亦且子身宵行，行止詭祕，惟吾徒偶一見及耳。』秦復問曰：『吾遠望之，此間屋宇深廣，汝曹而外，其尙有設伏否耶？』更役曰：『吾儕職在報時，無所爲用，此中人殆無勿有力善鬥者，且牆垣以內，隨處設伏，掌以機械，不用人力，明明坦途，但足履其上，土石崩裂，倏已墮於深壑，又如石階之上，闌楯之傍，手撫足蹈，時有奇兵突出，或爲毒弩，或爲長矛，動輒致人於死，無可爲避，故吾徒徑行其間，無不小心翼翼，懼蹈危險，愈近居室，則設伏愈多，若藏貯珍物之所，則神工鬼斧，百險交呈，不獨吾徒未敢擅入，即其所親，亦勿敢卒然作入幕之賓也。』秦以殺之無益，縱使逸去；度是恆非善地，非一人之力，所可爲制，故知難而退，然恐爲邏者所見，暫止於林薄中，及曉日已出，未有他異，始怏怏以返，而衛子已去，慮其復往覓死，故追踵以至耳。衛子聞語，以期望已絕，愴然涕下，秦忿然曰：『君亦丈夫，胡爲作兒女子態，珍物雖未寓目，但以意度之，必爲佟氏子蘊積而藏，特有奇險，外人無由擅入，願吾受人之托，未容斂手，當日夕往視其隙，但得殲及元兇，餘子無足憚矣。所可引爲慮者，則其人技勇無匹，非吾所可爲制，而向日師友，又都散處四方，不易邀致，或須曠廢時日耳。子如居此，食宿所費，或有不給，吾當爲之料理，但幸勿擅自離去，致踏破鐵鞋，猶難尋覓也。』立探囊出十金相畀，衛子感其高誼，再拜受之，托言感疾，淹滯旅邸，不復上道。秦亦別以去，乘夜復探天錫之第宅，則防範益嚴，時有十數人明火執杖，周巡內外，以備不虞，秦匿伏樹杪，未敢越雷池一步，及夜已過半，邏者已漸散去，萬籟盡絕，秦始遂巡潛登垣上，以覘動靜，忽有黑形翩然而來，略一折腰俛首，已抵身畔，衣履黝黑，作武士裝，秦以爲必屬天錫之黨，將加搜捕，乘其駐足未隱，舉刃斫之，其人亦爲健

者，倉卒不及側避，突一躍丈許，越秦之頂而過，甫履及簷瓦，一足已返蹴其顛，秦幾爲所中，方橫刃迎其足，敵亦返身禦之以刃，略一周旋，工力悉敵，而秦終慮天錫等將聞聲應援，心有所懼，未敢久戰，而其人亦似意不在此，未幾秦聞垣內微有人聲，亟棄之以走，而其人亦背道而馳，不復相顧，始知非屬天錫之黨，不無疑詫，亟追逐於後，瞬息已及，其人大怒，揚刃駐足以待。秦婉辭詢之曰：『子非佟氏之羽翼耶？』其人哂曰：『佟氏吾仇，安得與有交誼，子既甘爲天錫之鷹犬，宜飲吾力，毋得多言。』秦飲手笑曰：『與子同仇，乃自相殘殺，寧不可笑，是間距賊巢邇，易爲所跡，姑別覓善地，互罄肺腑可乎？』其人窺其意誠，立欣然允諾，疾走數十里，抵一小阜之上，人跡罕至，班荆共坐，互道里居姓氏，始知其人張姓，固亦游俠少年也。因具告所經，張亦語以道經是間，且有老婦，哭甚哀，將自沉於溪水，挈之以起，詢以所苦，則云家素貧寒，良人又早逝世，爲人洗衣爲業，有女及笄，姿態可人，且欲覓一佳婿，從以偕老，忽爲佟莊主人所見，竟欲據爲妾媵，未通媒妁，遍使其衆劫之以去，徧告鄉里，無敢出而援手者，以一遺婦，奚足與賊寇爲敵，計惟有以死相報耳。張姓如烈火，聞語不計利害，使老婦暫待，即夕往探天錫之居，以徧地設伏，不得其門而入，搜索甚久，始抵院內，四顧無人，心竊欣善，見有小室，微露燈光，姑就窗隙窺視，但見一老叟，鬚髮皓然。方倚枕寢息，時時咳吐，几上陳有藥鍋，似覺病者，將舍之以去，顧行未數武，忽聞身後風聲颼然，返顧，則固頃所見病叟也，手扶鉄杖，粗如茶盅，髯以黑色，光可鑒人，似以鈍鐵所鑄，姑舉刃架格，則杖重如山岳，刃幾脫手飛去，知遇勁敵，亟奔往院中，揮刃迎戰，兩人始終未交片語，張雖小心翼翼，終覺叟杖重不可當，每着於刃，手腕輒爲震動，疑爲天錫，則叩之曰：『子豈卽此間主人耶？』老叟笑曰：『割鷄焉用牛刀，與鼠輩作戰，安得勞苦主人，渠苟自至，子且授

首已久，幸吾年邁豪氣無存，故念上天好生之德，勿願過事相迫耳。」張始知病叟初非天錫，但已勇猛不復可制，苟再延時，則聲聞於外，其衆行且畢集，又將焉遁，因乘叟高舉其杖，卽就其下旋滾而出，急越牆以去，幸叟曳杖以返，未嘗窮追，喘息未定，適與秦相值，疑爲修氏之黨，急欲突圍，遂致搏鬥，初未知爲同仇也。兩人因意氣投合，則相約覓地小憩，以謀克敵制勝之道。秦曰：『語不云乎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吾儕但激於義憤，逞血氣之勇，隻身以探豺虎之穴，寧復有濟，必先窺其虛實，乘隙以入，較易奏功，且修氏驍勇過人，合吾兩人之力，猶未足必操勝券，且如子所言，老叟雖未認爲誰氏，而當衰年臥病之際，猶能多力至此，亦殊可異，聞修氏子結納亡命，食客中不乏奇人異士，觀乎老叟，則外間所傳，良非誕語，吾儕躁進，輕入重地，未爲所繫，固猶屬幸事已。』張爲之頷首，惟曰：『吾等並已許諸於人，一旦知難而退，詎不汗顏。』秦曰：『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然當計出萬全，俾免隕越，此間爲其巢窟，人多勢盛，自非吾儕所得逞志，且屢經侵擾，設備必周，再往問津，焉有生還之望，未若自茲分道以行，各往邀集師友，與劇賊一決勝負，世間豪俠，僉以鋤惡除奸爲務，但臚陳其兇悍殘暴，固未有不拔刀爲助者，英豪旣集，克亂必矣。』張欣然諾，且曰：『此行未有定期，恐勞企望，自茲西去五十里，有焦家鋪者，有村店二三，頗堪駐足，且不隣孔道，勿易爲人注目，吾儕有先到者，可下榻其間爲待，俟人衆畢集，再圖破敵，未爲晚也。』兩人籌商旣定，卽日別去，不憚跋涉，往召其儕，因修家莊之聲聞狼籍，遐邇咸知，欲得而甘心者，大有人在，故聞訊。皆絡繹奔赴，焦家鋪幾有人滿之患，後至者略無容膝之地，並主人之居室，亦以相讓，約計其數，可得三十餘人，僻徑孤村，來此多士，慮遭外人猜異，則託言爲祝嘏而來，舉酒相酬，實則密籌剪除修家莊之策，而天錫自兩度爲人窺伺，雖已爲驅遣，而已有戒心，不常外

出，但沉湎於婦人醇酒，聊以自娛，惟遣其黨羽，四出探訪，百里以內，無遠勿屆，凡於其有不利之行止者，隨時返報。其黨奉命惟謹，百里以內，巡察殆徧，焦家鋪夙稱隱僻，今忽驟增旅客無算，且胥屬壯漢，絕鮮老弱，心焉疑之，則僞爲負販，亦往投宿其間，見客無勿佩有刀劍，且僦居多日，未嘗言去，而長日飲宴，揮霍殊豪，迥異尋常商賈，益增詫異，往告天錫，則以其衆遠在數十里外，未嘗相犯，固莫可輕啓釁端也。而秦張所邀之衆，雖皆負江湖之重望，各有所長，無一純盜虛聲者，但慣於修家莊之聲威，亦未敢率爾輕進，亦使人易裝以往，陽與天錫之僮僕交驩，誘之外出，酬以酒肉，探詢莊中虛實，始知其家不下百數，但氓廝養，固無足論，而四方亡命之挾有專長，聞風來歸者，多至數十，有一番僧，體力過人，腹亘如五石瓠，而能絕塵而馳，雖百仞之牆，上下自如，有逾飛鳥，且暮挾兩戒刀自隨，每一飛舞，可避風雨，尤善使弩矢，藏之衣袖，以之射敵，百不失一，且堅可沒骨，當者罕得倖免。又有一老叟，諱言姓氏，挾有絕技，天錫夙加禮遇，以老老相呼，衆亦尤而效之，終日携一鉄杖，重在百鈞以外，能隻手挾持，作旋風舞，當者披靡，蓋卽張氏爲之所困者也。外此尙有武勇之士多人，則自噲而下，無足矜異，特亦各有微長，非濫竽者可比耳。焦家鋪之發號施令者，爲秦之業師，年垂古稀，而童顏玄髮，望之猶如四十許人，蓋養身有道，獨除嗔愛，平居斂氣息爭，故能克享遐齡者，願自任殲除番僧之責，張亦延有兩執兩人，咸得少林真髓，身經百戰，未有挫失，特挽之以來，使當天錫與叟，餘則分任驅遣修莊之餘黨，固屬游刃有餘，若其間之隨地設伏，則未易預事綢繆，但可隨機應變，自知趨避耳。部署既定，乘月明之夜，大舉往襲天錫之居。秦張兩人，以舊地重游，躬爲前導，其中無勿工於跳躍，視小溪如戶限，一蹴卽過，秦莊後尙有後戶，慮天錫易於漏網，特分其衆之半，繞道而往，前後合圍，將及門外，秦氏之師忽語其

衆曰：『吾儕爲剪除兇暴而來，理直氣壯，詎能效鷄鳴狗盜之所爲，當曉諭其衆，使之投首，勿用輕入，致蹈危機也。』衆譁然諾，時修氏之邏者已有所見，方欲鳴鉦呼援，已爲張所執，語之曰：『攻人不備，君子勿爲，吾徒當佇待於此，子其往報主人，集合精銳，一較短長可矣。』邏卒俛首聽命，遁入室內，天錫猶未熟睡，聞耗驚起，立擊鼓鳴鉦爲號，其衆畢集，番僧恃勇當先，天錫等相從於後，而老叟則爲之殿，秦師見莊中人已傾巢而出，急約退數十武，列陣廣場，握刀爲待，天錫大呼曰：『素無嫌怨，胡得相犯？』秦張咸大呼曰：『子何藏禍心，連結匪盜，綜其罪惡，擢髮難數，今日之事，可毋以口舌爭勝，俯首待戮而外，固未有善策也。』天錫大笑曰：『汝曹涎視財貨，夜入人居，詎非宵小之所爲，乃反欲責諸於人，甯不可笑，至欲藉此一較技力，則固吾所深嗜，求之不遑，豈敢方命，雲淡天高，月光如水，固大堪相伴作戲，濟此良夜也。』番僧性極躁急，不待辭畢，卽瞋目大呼曰：『今日之事，有敵無我，未可以口舌爭勝，有勿服者，速試吾刃，當令其同證涅槃，早歸淨土。』秦憤其傲慢，挾刃前驅，番僧釋笑曰：『豎子何知，乃敢與我佛爲抗耶？』飛舞戒刀，如臨空飛雪，望之令人目眩心悸，秦與之相持未踰晷刻，卽覺力盡氣餒，其衆見狀，亟使兩人爲助，秦後退稍憩，顧番僧臂力絕偉，兩人亦非其敵，方欲返身却步，番僧已窺其意，略一揮手，短矢已自袖中突出，前者中肩，後者中背，均負創甚重，呻吟不止。秦師突排衆以前，且曰：『僧勇悍難制，且有力善射，非汝曹所可敵，可暫休止，藉免傷殘吾等，誅此忤因，由吾猶任其難可耳。』僧聞語大怒，不待相近，已自袖底潛發一矢，直貫其喉，秦師視若無睹，俟矢將及於膚，屈兩指彈之，矢向空飛越，高出尋丈，僧乘間復發一矢，直指其口，秦師不及避，亟張吻吐氣呵之，矢遽力盡委地，疊發六七矢，無一得中，僧知遇勁敵，立掣戒刀相斫，秦師僅攜有短劍，長僅尺許，卽以爲

敵，戒刀長逾數倍，盤旋飛舞，疾如風雨，顧劍雖短小，亦能蹈瑕抵隙，以靜制動，僧終無以致勝，氣亦漸餒，餘衆徒見劍影刀光，縱橫交錯，如有數十人相與搏戰，目駭心悸，無可爲之贊助，久之，僧復縱身怒吼，高躍盈丈，以足蹈秦師之項，其履胛由鐵製，首端尖銳，有愈利刃，人皆爲秦師危，懼其不易引避，顧初不畏却，輒聳身騰蹕，以首迎之，僧足爲所觸，竟體向空飛躍，勿能自持，秦師俟其下墜，突引臂捉其一足，使之倒懸空際，番僧雖勇，但以無可着力，手足離披，爲之大窘，將欲伺其不備，以手據地，再圖攻取，而秦師亦以僧軀幹脩偉，雖高舉其臂，與地相去猶邇，慮脫走，則揮臂擊之飛舞，凌虛盤旋，由徐而疾，務使頭目森眩，不獲休止，如弄傀儡，足堪娛目，觀者皆爲咋舌，而佟氏之黨，則狂呼不止，將欲蠶擁而前，刦僧而返，復以僧在敵掌握之中，把劍一刺，即可制其死命，佟逡巡不敢迫近，秦師亦窺其意，卽就翻翻轉動之際，左手執劍，斷其足筋，僧大痛長號。秦師突然縱臂一擲，僧已退出數丈以外，雖未殞命，而兩足痿廢，不復再能健步。有人疾趨以往，將誅其首，秦師大聲訶之，其人悚然止步，秦師曰：「僧橫行秦隴，殺人已多，誅之不爲過甚，但既已殘廢，今後勿能爲惡，殺降不武，縱之可矣。」僧聞語強起合十爲禮，聊示謝忱，以所餘短矢，投諸溪中，蹙蹙而去，天錫見狀大忿，方欲前驅，老叟策杖阻之曰：「子毋輕敵，吾已衰老，當往一試敵人身手，雖死奚足爲恤，但苟或戰敗，汝曹當突圍以走，勿得戀戀於此，致有覆巢之禍也。」徐步而前，拄杖於地云，有著戰者，可投前一決，張望而心悸，私語於衆曰：「此老頑強，竟體堅如鐵石，吾嘗爲所困，殊不易相圖也。」有一人自恃勇健，以張言爲誕妄，笑曰：「垂死之人，猶欲慘罹鋒刃，不獲盡其天年耶？」舉刃相撲，叟笑曰：「吾年差長於子者倍蓰，當相讓一籌，任子刺刃吾胸，聊以快意何如？」顧刃既抵翁，如着敗絮，雖穿其衣袂，而格格不入，骨肉完好

如故，其人知有異，亟返刃劈其顙，叟仍迎之以首，頓覺手腕震顫，刃飛出數丈外，愕然失色，叟笑語之曰：「子非吾敵，矢勿相犯，可別易能手，相偕作戲，吾僅具首領以待，矢勿食言退避也。」其人慚沮而退，又一少年繼之，叟仍屹立如故，少年挺劍刺其脅下，堅如鐵石，劍鋒爲摧，察視竟體，似運有神功，不易突入，則以劍刺其目，叟拳掌掩雙目，劍仍爲所阻，叟似勿耐，奪其劍曰：「此鉛刀之流，胡能制勝，不如去之。」信手拗折，中斷爲兩，少年失色卻走，匿伏衆中，不敢復出。張所邀與俱來者兩人，大呼而出，各挾利劍，分立叟之左右，夾攻勿釋，叟覺未可輕敵，始擊杖爲禦，兩人雖真力彌滿，達遼儕輩，擊刺皆得竅要，直指要害，而叟杖亦夭矯如龍，攻多於守，相持良久，勝敗未判，秦師呼之曰：「敵已衰老，與吾年事相當，正堪一決勝負，汝曹暫請休止可乎？」兩人方感叟頑強不可制，則撮口爲號，左右飛躍，遠出數丈以外，叟莞爾收杖，殊未相迫，秦師緩步以前，笑語之曰：「別來無恙，其亦相識否耶？」叟稔視其面者再，始強笑曰：「昔年之事，殊未忘懷，不圖今日又成秦越，吾與子均在暮年，在理均宜韜光息影，勿再爲意氣之爭，但各有拘牽，勢成騎虎，非判強弱，能毋爲後生所笑，吾嘗受窘於子，未用諱言，惟相隔十載，個中得失，但有自知，可再相與作劇，如再蹈前轍，吾亦自矢入山面壁，勿問世俗事矣。」秦笑曰：「謹聞命矣，吾徒齒長，自勿能輕諾背信，爲諸少年所笑，吾苟力有未逮，亦惟有相戒朋儔，毋再擾及佟氏之居可耳。」相與拱揖，操械交搏，由徐而疾，傍觀者但見兩人俱隱於劍光杖影之中，不復可辨，無敢爲之助者，自夜半以及天曙，相持如故，衆皆屏息以觀，鵠立故處，忽聞叟縱聲大笑，飛步以出，投杖於地，向空噓氣，天錫之黨，猶以爲叟已制勝，爭往慰籍，叟突撫然曰：「相隔十年，不圖強弱之勢，依然如昔，吾已覆敗，請從此辭，汝曹亦當凜明哲保身之戒，泥首請成，或可得保首領也。」

秦師排衆而前，將欲語，叟掉首不顧，曳杖飄然以去，疾如奔馬，瞬息已杳，衆皆爲之愕然。天錫雖擁有死士百數，但所恃者，僅僧與老叟，舍是而外，大都碌碌無足稱道，今兩人先後敗績，大敵當前，餘子咸相顧失色，無復平時囂張跋扈之態，相持良久，未有援臂應敵者，天錫知大勢已去，然猶目恃所居遍地埋伏，敵不獲擅入，猶得負隅固守，姑擲棍而前，邀敵與角，秦張憚其勇武，並出阻之，以兩敵一周屬游刃有餘，顧天錫已抱必死之志，矢不却退，秦師呼曰：『擒賊擒王，苟獲此醜，餘子自當瓦解，汝儕且退，視我殲敵可耳。』天錫方欲突圍以去，閉關自守，但已不及，秦師遮於其前，天錫舉棍力叩其脛，秦師超躍避之，天錫不及返棍，劍已突至，直搗其胸，天錫亟棄棍後退，秦師窮追勿釋，天錫覓其不備，返蹴以足，秦師以掌承足，擎之以起，語於其黨曰：『孰敢相犯，當先撲殺此獠，聊以示儆。』衆果偕服，秦師始釋天錫，以劍抵其背，令爲前導，以入其居，衆相率追隨於後，天錫遇有機捩，並加搗毀，故得履險如夷，逕抵樓下，度所藏終屬不保，則托言取鑰，探手入櫥，其中滿貯硝磺引火之物，且有藥綿貫於樓之四周，撥其樞紐，火忽四起，有如天降，秦師知被給，立挺劍貫其胸，踏地以死，衆咸奪戶而走，火勢已熾，盡燔其居，片屋無存，珍物亦化烏有，天錫之黨，死者過半，餘皆歸去，所掠婦女，幸未殃及，乘間脫走，返於其家，惟玉蟾蜍則無復珠還，秦自謂無以對衛子，幸檢點燼餘，有黃金百鎰，猶未鎔化，則掇拾以去，往贈衛子，用以相酬，獄亦得解，而所謂虎狼窟宅之修家莊，不久已易爲平疇廣漠，殆無迹可尋，惟其間父老，猶能追述往事，用資談助，且以戒子弟之毋好勇鬥狠，致蹈天錫前轍耳。